

<<忧郁星期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忧郁星期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80225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80224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月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（德）尼克·巴科夫

页数：250

字数：127000

译者：林敏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忧郁星期天>>

### 前言

一九七〇年代初在布达佩斯有位朋友问我知不知道《忧郁星期天》这首曲子。我几乎情不自禁想当着他的面就哼起来。我在柏林的父母有一张这位作曲家钢琴独奏的唱片。那时我十二岁，那悲伤阴郁的旋律莫名感动我，尽管那时我还少不更事。那家餐馆还在，我的朋友说，谱出这曲子的那架钢琴也还在。那家餐馆的午餐时间不需预先订位。菜单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肉卷。室内空间狭长，钢琴就放在舞台上，餐馆后院有许多回廊，小孩子常常在垃圾桶旁边嬉戏。

## <<忧郁星期天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忧郁星期天》，1930年由匈牙利作曲家Rezso Seress写出的一首动人乐曲。在纳粹当道的二次大战期间，世局动荡，人心惶惶，许多人在听了这首凄美乐曲，不禁动了轻生念头，同时选在星期日自杀。这股自杀风潮，从匈牙利开始蔓延至欧洲、大西洋彼岸，约造成140人自杀，最后遭到匈牙利、英国等地禁播。成了著名的自杀圣乐。尼克·巴科夫以这首《忧郁星期天》为创作灵感，撰写成小说。二战前夕，纳粹横行的布达佩斯，一位叫做查波的犹太商人经营着一家餐馆，在这个热爱生活、乐于享受的城市，他过得轻松而愉快。他雇佣了一位钢琴师，这位气质忧郁、才华横溢的钢琴师创作了一支曲子，名叫《忧郁星期天》。

## <<忧郁星期天>>

### 作者简介

尼克·巴科夫（Nick Barkow），1928年生于柏林。

长年任职驻外特派记者，曾旅居伦敦、纽约、东京及非洲与欧洲。

对匈牙利这个热爱生活却又深深抑郁的小国十分着迷，特别是《忧郁星期天》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因缘

。此外也涉猎德国文学史的各项研究。

## &lt;&lt;忧郁星期天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 我一直相信除了从厨房的锅里，从音乐里也可以察觉出现实与未来。

对那些匆忙赶时间的人，这个故事可以像每天报纸上的那些简短新闻一样草草略过。

简单来说就是：有一位查波先生在布达佩斯开了一家餐馆，他请了一个钢琴师在餐馆里演奏钢琴。这位钢琴师自己谱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灌成唱片之后闻名全世界，但是也引起了不寻常的效应。

查波先生已经死了。

钢琴师也已经死了。

其他一连串相关人物也离开人间了。

查波先生当时有个客人，姓魏克，来自柏林。

魏克先生始终只点特定的一道菜，没人能说服他换一下口味。

魏克先生还活着，威望卓著。

以上，除了一些细节，可以说已经把故事交代清楚。

查波先生当时经营的餐馆还在，但是只有魏克先生偏爱的那道菜能让人想起查波先生。

那首闻名全世界的曲子，英文曲名叫Gloomy Sunday，德文叫Trfrier Sonntag，而匈牙利文叫做Szomorú vasárnap，意思是“忧郁星期天”。

那家餐馆位于布达佩斯十四区。

餐馆晚上的生意一直很好，中午生意也不错，特别是晚上，来客络绎不绝。

六点以后会由一位钢琴师演奏钢琴，当然不是原先那位，他们已经换过好几位钢琴师。

其中一位因为有张扁平的大脸，加上缺乏表情变化，所以被客人戏称为“科学怪人搔键手”，他可是心地善良的人。

他还活着，已经退休了，现在住在维也纳，他的孙子开的是白色的凯迪拉克跑车。

晚上，这家位于十四区的餐馆常常客满，客人兴致一来就会要求钢琴师演奏《忧郁星期天》。

没人知道晚上在餐馆的客人什么时候想听这个曲子。

有时可能是因为喝多了葡萄酒或杏桃白兰地，或者是天气的关系，高气压或低气压，或许是因为假期来了或者刚度完假，也许因为生气找不到车子的替换零件，或者因为上司的胃酸含量，要不然就是在美国费城留有大量遗产的姑妈终于死了。

也许和以上所有原因有关，又或许完全无关，而只是因为客人喝了一点来自巴拉顿湖区或凯奇凯梅特地区的好酒。

要买好酒得先认识种葡萄的农夫，而且最好是和你有几年交情，除此之外，还要熟悉那些制酒的酒窖，才决定买什么样的酒。

别忘记带足够的空酒瓶去，如果要去那儿买酒却没有买上六十瓶，就不值得大老远开车去，但是这六十瓶绝对值得。

当然，你可不能随便自己带酒进这家在十四区的餐馆，那简直荒谬至极，非常低俗、没礼貌，就好比在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，你吃得太饱还满足忘情地猛打嗝一样。

晚上有时候客人兴致一高就会大喊，要坐在钢琴前面的钢琴师弹奏那首世界名曲，他们掏着口袋，或亮出装有钞票的信封。

拜托，为我们演奏那首世界名曲吧！

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
然后钢琴师就会对那手上抓着一张绿色外钞的客人微微鞠躬，压抑住一声叹息。

他痛恨这首曲子，他瘸腿他决定来这里工作的那一天。

这家餐馆，现在他弹奏用的那架钢琴，就是那首曲子的诞生地。

那首曲子就是从这里开始传遍世界，最后成为人临终前最后的慰藉。

世人公认，绝少例外。

这家餐馆在一楼，就在大门通道的左边。

现在通道的中央插了一根铁柱，防止车子开进院子，这里可不是Opel、Wartburg、Zaporosze、Dacias、Trabbis那些各国来车的停车场，就算是奔驰车也不行。

## &lt;&lt;忧郁星期天&gt;&gt;

内院里有很多小孩子在玩耍。

内院整日晦暗阴沉，并不仅限星期天的时候，而四周的房子被熏得灰灰的很难看，就像从没粉刷过一般。

当然在一九三三年，房子刚落成的时候，是的确粉刷过的，然而现在已经看不出当初漆上的颜色了。每一楼回廊上的铁栏杆漆的是灰色，一年上好几次漆，五层楼都是，连在房子外头连接各层楼的铁楼梯也上了灰漆，目的是为了防锈。

灰黑色很适合这个方形内院和四周的房子，至于适不适合外面的房子可就不见得了。

从前年纪稍长的女人喜欢穿灰色或黑色的衣服，因为她们认为故意穿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是不智之举。

在内院里的那些小女孩正在玩一颗红色的球，她们头上绑着白色的发带，有时候她们也绑绿色或粉红色的发带，然而她们的母亲通常会替她们绑上白色的——这是世人容易接受的颜色。

在回廊后面、厨房窗边通常坐着一些老人，他们看着小孩子玩耍，毕竟平常在内院里也没其他特别的事好看。

星期二和星期五收垃圾的人会来，他们把四方形的铁桶放在推车上，然后绕过铁柱推出通道。

有时候老人们也会歪着头看看天空，看看天是否放晴，看看飘过的白云，或者看着从天上飘下的雪花，看着雪花落到院子里，落到红球上，落到小孩子的白色发带上。

中午的时候，厨师助手艾策贝特就会推开厨房后门走出来，要孩子们到其他角落去玩，不要在厨房窗户前面玩，以免打扰客人。

但是小孩子才不管那么多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面对院子的窗户装了铁窗，除非前面客满真的没有位子，否则不会有客人坐到铁窗这边来。

晚上的时候，客人兴致来了，钢琴师为了拿到客人手上印着华盛顿人头像的钞票，不得不弹奏那一首他恨之入骨的曲子，但在后院什么都听不到，只会听到厨房里锅铲碰撞的铿锵声，还有偶尔传出的厨师或侍者的咒骂声。

晚上到这里用餐的客人绝不会想要特地带着塑料桶上酒农那儿买酒——喔，可很多人这么做；他们也不熟悉那些酒窖，Badacsony Kekeyelu也好，Debroy Harslevelu也好，Egri Bikaver或者somloer、Sekszerder、Szurkebarant，Tokajer究竟是不是Aszu、Furmint和szamorodner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差别。重要的是酒要甜、要好喝，年份对他们而言也不重要，好喝最重要。

如果你对他们说吃螃蟹要配Badacsony或Pescer Riesling，温度冰到八九度最恰当；吃牛肉的话，就要搭配Morer Ezerje，而且酒的温度不能低于十度。

听到你的话，他们可能脸色一沉，甚至开始有反犹太的情绪。

那位无法抵挡大把美钞诱惑的钢琴师，有一天来到这家餐馆应征，自从一九三六年起，这家餐馆就在钢琴师当中有了名声。

《忧郁星期天》——一九三七年，谱出这首曲子的钢琴师可能是割断了自己的动脉，跳进多瑙河，或者忘了关瓦斯，也可能是服了安眠药，总之他自杀了。

来应征的钢琴师当初是这么想的：只要在这个世界各地钢琴师向往的餐馆演奏，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发掘。

不过，到这里来的客人只想听那首名曲，没人想听他的创作。

而他的创作，他在夜里跨上摩托车回家时想着，自己必须承认，那些曲子的确比较适合古典的四重奏。

那位钢琴师——同僚总是尊称他为“已逝的高贵同行”，至于那时他为何自杀，他又做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

众人只知道，就是他创作了那一首闻名遐迩的曲子。

有一天，当餐馆“半满”——悲观的人也许会说“半空”的时候，他心血来潮，让手指在琴键上随意滑动，这时他脑中突然响起了一段旋律，就是后来的《忧郁星期天》。

尽管那一天是星期三。

他喜欢自己想出来的那首曲子，完全合他的意。

之后不久，餐馆的老板查波先生——他在有能力独立开餐馆前曾在昆德餐馆当过学徒，他走过来对钢琴师说，这曲子真感人，触动人心，钢琴师先生，您是不是能再弹奏一次。

## &lt;&lt;忧郁星期天&gt;&gt;

这是谁作的曲子？

这是我作的曲子，钢琴师说。

原来如此，查波先生说，是您自己作的曲子是吗？

是的，查波先生，钢琴师说。

原来是这样，查波先生说。

那就请你再演奏一次，反正不用付版权。

这曲子太感动了，查波先生说。

没问题，查波先生，钢琴师说。

他是一个矮小害羞的人，黑色的头发，明亮的眼睛，不怎么起眼，人们不太会注意到他。

餐馆打烊之后，查波先生请钢琴师留下来喝一杯再走，完全是私人性质的。

查波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

钢琴师说，这是他的荣幸，非常感谢。

查波先生酒兴愈来愈好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他说，事实上是这样的，我差点就请一队吉卜赛乐团来演奏了。

当然，对一家餐馆的名声来说，钢琴师要比吉卜赛乐团高尚多了。

拿昆德餐馆来说，他们从前一直是请钢琴师。

巴黎餐馆也普遍聘有钢琴师，如果是一流的餐馆，除了钢琴师之外还有一个小提琴手。

你只要想想高级的美心餐厅，不可思议啊，查波先生一边说眼珠一边打转，但是后来一大堆美国观光客到昆德餐馆来，他们要求要听吉卜赛乐队的表演。

Oh yes, my dear, 你们没有吉卜赛乐队吗？

Please, where is your Zigeunerband ?

Oh, you must have a Gipsyband, by all means, in Hungary they always have Gipsybands, we know that from the movies ( 拜托喔，你们的吉卜赛乐队在哪里？

你们一定有吉卜赛乐队的，匈牙利都会有吉卜赛乐队呀，电影上都是这么演的。

) 那些到昆德餐馆吃饭的英国人，查波先生说，他们可比美国人高尚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
英国人通常不会说什么，但是他们只要开口就只会说：Interesting, you employ no Gipsies ?

Fear of pinching and all that, what old boy ?

In the talkies they mostly employ Gipsies in Hungarian restaurants . ( 怪啦，你们没有请吉卜赛乐团？

怕扒手？

在电影里面，匈牙利的餐馆大都有吉卜赛人的演奏。

) 唉，我该怎么说，查波先生说，后来小昆德把钢琴师弄走，请了一队吉卜赛乐队。

他请的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菜肴的质量当然大受影响，毕竟现在那些从克里夫兰和费城来餐馆吃饭的人目的不是为了美食，而是为了来看吉卜赛人的表演，所以就算厨房偷工减料，也没人在意。

那些人不在意肉汁的味道，不会有人特别注意Palatschinka——冰淇淋蛋糕卷，这是老昆德特制的，配方特殊，风味绝佳。

也就是说，那些从克里夫兰和费城来的人只对乐队感兴趣而不是鲈鱼，只要台上演奏的是恰尔达什舞曲，Palatschinka也只是普通的甜点而已。

但是小昆德可真能扩大营业呀，查波先生叹气说。

您看看动物园旁边的餐厅，像座宫殿似的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但是炖肉汁的味道可让对面的骆马想逃跑，大象互相捂住象鼻，就算是大建筑师庞蒂也不敢在动物园里盖水族馆，怕鲤鱼会自行溺毙。

那些野猪被迫住到较远的笼子里去，因为炖野猪肉加野蔷薇果汁的味道让它们心情不好。

动物园园长只好请来兽医，他们以为是什么传染病之类的，那不过是对面厨房锅子里溢出的味道。

一切就是因为他们把钢琴师弄走，请来了吉卜赛乐队的关系。

所以说您看，查波先生说，还要再来一杯吗？

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请您在这里演奏的原因，特别是现在，您又谱了一首这么动人的曲子。

这就是当时的情景，句句都是查波先生亲口说的。

## &lt;&lt;忧郁星期天&gt;&gt;

有些故事是人编出来的，但是大家马上可以察觉那是编的。这些故事听起来空洞，就像没有内容的空纸箱，你一敲它，听起来就是沉闷，这就是虚构的故事。

但是真实的故事，你没办法杜撰，它们有味道，光彩夺目，它们就像美食佳肴可以放在舌尖上慢慢品尝滋味，然后再来一口香槟。

其实那一口香槟也可以不喝，因为真实的故事就像香槟，刺激舌尖，让人为之一振，一声“啊！”，马上精神就来了，对世界的看法也为之改变。

这就是故事中的真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分，真实总是令人精神一振。

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人不喜欢真实的故事，他们宁可听虚构的故事，宁可要享乐的幻觉，而不要享乐的真实。

查波先生已经死了。

德国人把他送进奥斯威辛的集中营，虽然之前查波先生在特拉维夫的侄女曾经写信给他，要他放下一切，从罗马尼亚经巴勒斯坦到特拉维夫去，因为德国人不能信任——那些吃猪腿配酸菜和豌豆泥，乐过头还会一边拿啤酒杯敲头一边欢呼高歌的人，一定敢把小孩子丢进池塘。

那侄女的警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尽管她试着动之以情，却没有什么成效。

查波先生始终说，人都得吃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是人就得吃、就得喝。

不是有个有名的德国哲学家说过，食物能让身体和精神合而为一什么的吗？

就算是德国人也得吃东西。

在布达佩斯，有哪家餐馆像十四区这家这样远近驰名？

查波先生说，不管是头上钢盔有骷髅头领子镶银边开坦克的，不管是手拿刺刀或手持机关枪脚穿马靴在街上走的，或是那些整天在行军的人，管那些德国人爱吼唱什么样的歌，黑棕色的榛子也好，在冬夜狂风中飞行的野雁也好，管他们爱挥舞什么奇隆的旗帜，总之——只要是人，饿了就得吃东西。

以上都是查波先生说的话。

总而言之（现在还是查波先生说的话），每个人最后还是得找个地方吃东西，他们最后还是得摘下头上的钢盔，解开腰带，找张桌子坐下，然后说，咱们先来份炖肉然后甜点还是先来份汤好呢？

服务生，先来六杯啤酒！

每个人都得吃，食物能振作精神，就算是穿制服的人也不例外。

查波先生被“接走”的时候——德国人很会遣词用字，这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，真是有文化的民族。

就拿那个歌德来说，他可是个大文豪，其他还有席勒、拉辛、赫德尔、维兰德、克洛普斯托克、伦茨、海涅等等。

这些人很会写，这可是他们的传统，他们也始终以此自豪。

他们是个孕育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。

说到思想家，别的民族可能还追得上，但是说到诗人，要比修辞造句，他们真的是佼佼者，其他民族很难望其项背。

“接走”。

当查波先生从十四区的餐馆被“接走”的时候，钢琴师早已不在人世了，他自己了断了生命，至于他是怎么死的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只有解剖医生和统计人员有兴趣了解，因为他们得知道填表格时该填到哪一栏。

当德国人来了，然后把这个好听的字眼“接走”用在查波先生身上时，他认为自己不会有事。

不会的，他们能拿我怎样吗？

他想，我顶多就是被发配到一间厨房，削削马铃薯，然后拿马铃薯皮喂猪，把猪养肥了好宰来做红烧肉。

就像那一道律师塞克里先生爱吃的、后来名闻全世界的红烧肉，还有人来偷秘方呢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塞盖丁红烧肉，尽管这道菜和塞盖德市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和这位塞克里律师有关系。

查波先生那时心里想到老昆德的例子。

老昆德把蒜头香肠切成薄片才丢进塞克里先生原始配方的红烧肉里，但是小昆德把整根香肠丢了进去，菜单上写的却还是塞盖丁红烧肉。



## &lt;&lt;忧郁星期天&gt;&gt;

根本没人发现。

因为吉卜赛人的卖力演出转移了客人的注意力，那些从费城来的观光客乐意为此掏出钞票，他们不出钱的话，就没有吉卜赛人的演出了。

就在第一次听到《忧郁星期天》的晚上，查波先生开了第三瓶酒之后，他对钢琴师说，您看，钢琴师先生，您今天作了一首动听的曲子，真的。

这世上有些东西就是有莫名其妙的变质，您先不要说话（钢琴师本来就不打算开口），听我说，人生中就是会有荒谬的变质，您知道从哪里可以察觉吗？

从锅子里就能马上察觉，那里头最容易显现出时代的现况，社会的堕落。

查波先生说着，钢琴师只是点头，其实他很想回家，已经很晚了。

不过他想到查波先生从来没和他说过话，从来没请他喝过酒，他在这里工作已经七个月了。

所以说，从锅子里就能马上察觉，查波先生说，您一定没想到吧？

拿法国做例子，查波先生说，您知道吗，我今天想和您聊天，因为您作了一首非常动人的曲子，音乐就和美食一样可以直入人心，我一定要告诉您一件事：我可以从锅子里闻出未来。

但是您可以从旋律中听出即将到来的世界，您是艺术家，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我也是。

所以说我要告诉您法国的例子，就拿马赛的海鲜汤来说，那是世界闻名的，全世界人都在赞美马赛的海鲜汤。

您一定知道欧登堡猪排，也一定听过世界有名的马赛海鲜汤吧，只有在马赛，他们可以用新鲜的食材煮出这样味道鲜美独特的海鲜汤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这汤才会那么出名。

拿古代那些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来说，他们长年出海征战世界各地，发现了亚特兰提斯、图勒等寒冷地带，然后回到家园，老婆孩子在院子里等着，他们的老婆立刻端上新鲜的海鲜汤。

这些男人在图勒的海边调戏当地的金发女人，和那些丰满的女人寻欢作乐，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在家乡老婆身上。

这些男人的老婆，和男人因长年在外无法相见的孩子，可是天天站在前院盼着他们回家。

这酒不错，钢琴师先生，再来一杯？

不要客气，我请客，不会扣您的工钱的。

心地善良的人不会让佳肴的味道变差，查波先生说，他已经有些微醺。

大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尽管马赛人喝的是别种酒，他们也认为醉酒之后人会说真话。

然而这话只在某些时候正确，并且只局限在某些层面。

您的曲子要用什么曲名，钢琴师先生？

查波先生问。

一定要有曲名，否则闯不出名号。

有了名字，人家才叫得出来，想再听的时候，才有办法对人说。

否则这就好像一个人走进唱片行向店员说，他无意间听到一首美妙的曲子，但不清楚曲名，只记得是一张黑色的、中央有一个洞的唱片。

现在您觉得好笑了是吗？

钢琴师先生。

这就是人生。

这曲子一定要有个曲名，人家才叫得出来，跟人一样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名字。

如果人没有名字，别人怎么叫他？

您当然也可以大叫“喂！”

结果很多人跑了过来，因为人们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叫他，他们以为有什么好处就全过来了。

所以说，您的曲子要叫什么名字？

钢琴师那一晚没有开口说过话，他一直保持沉默，心里想着要回家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查波先生今晚的健谈让他受宠若惊，查波先生真的是侃侃而谈，真的在同他聊天，而他始终只有应声或点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不过现在钢琴师开口说话了：我想，就叫“忧郁星期天”，您觉得如何，查波先生？

很好，太好了，钢琴师先生，这曲名很美。

## <<忧郁星期天>>

让人联想到一栋灰色大宅院，一个忧郁的星期天，人们一点也不想出门，就连那些小金龟子也阴沉沉的，没有兴趣脱掉衬裙，钻进被窝让人——您明白我的意思吧，钢琴师先生。

人们兴致阑珊的，啥事也不想干，脑袋里空空洞洞的，您的星期天是个忧郁无望的星期天，徒留忧愁与悲伤。

这曲名很适合您的曲子，能触动人内心深处。

您怎么不喝，钢琴师先生？

还是再来一杯咖啡？

我叫人给您煮一杯。

喔，算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喝酒吧。

“忧郁星期天”，很美的标题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，我跟您保证，一定大受欢迎。

听着，一定要灌成唱片，红底金字的标签，写着“忧郁星期天”。

我要告诉您，钢琴师先生，我一直相信除了从厨房的锅子里，从音乐里也可以察觉出现实与未来。

您和我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，我们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，只有厨师和作曲家有这种本事，很多人没发现，或许是因为他们没这个本事。

您看，就拿马赛的海鲜汤来说，它能让那些马赛男人有雄心出征到遥远的国度，杀死素昧平生的人，强暴当地的女人，就为了找到便宜的货物，拿回家卖好谋取暴利，东西买得愈便宜，卖的价钱愈高，赚得当然就多。

## <<忧郁星期天>>

### 编辑推荐

这是一个钢琴师的故事，这是聘用钢琴师的餐厅老板的故事，这是餐厅老板和被钢琴师的曲子感动的客人的故事。

这是纳粹时期欧洲人用幽默和浪漫麻醉苦难的故事。

当痛恨乐趣、只爱义务和秩序的纳粹执政者驶进这个城市时，那些热爱音乐、美酒、艺术和生命的人们要如何才能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？

一首要命的自杀圣曲一段动人的声色传奇。

亲爱的博士先生，请容我再说，旧讯息不一定就是坏讯息，新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。

您一定还记得那首曲子，也就是钢琴师，当年在我餐馆谱出的那首《忧郁星期天》，它要带给人的讯息是：有尊严地死去比没有尊严地苟活要好，即使最高的名利已在招手。

有些时候，死亡有张漂亮的脸，生命却常丑鄙卑贱，不堪入目。

<<忧郁星期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